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S/1997/302
11 April 1997
CHINESE

1997年4月11日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地区局势的备忘录(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弗拉迪斯拉夫·约万诺维奇(签名)

附件

1997年4月11日
南斯拉夫政府的备忘录

克罗地亚政府已在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S/1997/294)的1997年4月9日关于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地区证件方案的第3号声明中声称,截至1997年4月6日,已签发119 112份公民证书、30 426份入籍证书和93 846份身份证。声明接着说,证书中三分之二发给了该地区战前居民,三分之一发给1991年以来迁入该地区的人。该声明断定,“所签发的公民证书总数与”该地区居民人数“极其相近”。

克罗地亚的数据与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当局的数据大不相同。根据克罗地亚的数据,1991年以前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有184 643人(即使按照克罗地亚以前的声明,1991年以前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也有193 513人)。按照东斯过渡当局1997年2月1日的数据,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有169 585人,另有96 000人以前曾在该地区居住但目前在该地区以外居住。单单是把该地区目前居民人数(169 585人)与现在居住在该地区之外的先前居民人数(96 000人)相加,总和就达到265 585人,因此,克罗地亚所称三分之二的证书发给了1991年以前该地区居民,三分之一发给了其后迁入该地区的人,就不那么合乎逻辑了。

克罗地亚政府声明中未提供有关申请人国籍和已获签发证书者国籍的资料,很说明问题。据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已签发的119 112份公民证书和93 846份身份证事实上大多数签发给非塞族申请者。该地区只有39 000个塞族人登记投票就证实了这一点,而登记投票需要上述两种证书。还可以回顾,1991年离开该地区的居民提出的签发证书申请也得到办理。根据克罗地亚的资料来源,这些人共有96 000人。

事实是,由于克罗地亚当局不愿办理塞族人提出的签发公民证书和身份证件的申请,而这是在选民名单上登记塞族人的前提。联合国过渡时期行政长官雅克·克莱

因先生被迫两次延长即将举行地方选举的选民登记期限(最近是1997年4月4日)，这更使人有理由产生怀疑，克罗地亚方面提供的选民名单中塞族人数不可信。

在这方面，克罗地亚还谋求把保护公民和公民处置其财产方面的义务推给国际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克罗地亚政府所说的，“国际社会和克罗地亚政府将需要寻求途径，以适当平衡为该地区塞族人开展的工作与为大多数属非塞族人并已为返回该地区家园等待了将近五年之久的96 000名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开展的工作。”

显然，克罗地亚政府不应该平衡国际努力，而应使现在居住在该地区的所有塞族被驱逐出境者和难民自由和安全返回其克罗地亚军事干预之后不得不逃离的家园，公平赔偿其遭到破坏的财产。这不是国际社会的义务，而是克罗地亚的义务。克罗地亚还必须废除其剥夺塞族人拥有财产权利的法律。此外，克罗地亚必须停止为改变主要由塞族人居住地区的人口构成而在该地区安置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难民(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和欧安组织的有关报告)。

根据东斯过渡当局的数据，现在居住在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地区来自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的塞族难民总数是48 000人，其中只有8 000人登记载入选民名单，这个事实有力地证实，克罗地亚使用的选民登记标准(证明在该地区居留)很容易遭到各种形式的滥用、行政拖延和任意拒绝为选民登记。1997年3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S/PRST/1997/10)也指出了这一点，其中要求克罗地亚“满足所有先决条件，包括颁发证件”，并对“这些程序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表示关切。主席声明还敦促克罗地亚加倍努力，确保为举行自由民主选举完成必要的先决条件。考虑到克罗地亚政府准予成为克罗地亚公民的人是克罗地亚公民而非他国公民，使用“入籍证书”一词不恰当。克罗地亚政府利用这一词语，而故意不提30 426名“入籍”人员中，只有8 000人真正得到行使其参加选举的权利。

声称图季曼总统和克罗地亚政府在许多场合鼓励塞族人留在克罗地亚，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图季曼总统把逃出克罗地亚的塞族难民称为“optants”而非难民

民，并指他们被迫大批流亡为“自愿离去”。然而，1997年2月26日，美国驻克罗地亚大使彼得·加尔布雷思在奥西耶克发表的声明除别的以外说，这些人不是optants，他们事实上在逃避即将爆发的战争和随后在克拉伊纳发生的事态，而有组织地放火烧毁他们房屋和大规模杀戮说明，塞族人感到恐惧是有道理的。不妨再回顾，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指控克罗地亚政府在克拉伊纳和西斯拉沃尼亚煽动无法无天的罪行。

克罗地亚政府副总统伊维察·拜斯托维奇的公开声明指出，不能把流离失所的塞族人同克罗地亚籍难民等同看待，而塞族人用的表格应同克族人所用者不同也是众所周知的。政府驻克宁专员兹沃尼米尔·普利奇曾公开指出(欧安组织少数民族问题高级报告员冯丹斯陶西隆先生也知道此事)说，即使他们的家宅没有人占住，塞族人不能也不应返家，因为他们将被当作劫掠者处置。这个办法也适用于东斯拉沃尼亚的塞族人。许多其他克罗地亚官员也说过类似的话，这种说法同“鼓励”塞族人留在，或返回克罗地亚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所称有14 459名塞族难民已返回克罗地亚的说法已被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伊丽莎白·雷恩女士在其报告内彻底否认。她在报告中说，只有2 000名塞族人返回克罗地亚，其中只有55人通过难民专员办事处办理。在这方面，应考虑到：逾35万克罗地亚难民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避难，而由于在贝尔格莱德的克罗地亚大使馆拒绝发给他们必要的文件，使他们没有任何可能返回其祖传家宅。欧洲联盟1997年2月11日的声明(A/52/78-S/1997/133,附件)所表示的立场是：重申目前住在邻接各国的克罗地亚塞族难民有权取得国籍、安全返回克罗地亚和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而克罗地亚对此继续置之不理。此外，安全理事会主席在1997年3月7日的声明(S/PRST/1997/10)中重申“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均有权回返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原居地，并在安全的情况下生活”，但克罗地亚拒绝就此采取行动。

根据一个未指名西方机构的研究迳称“就对少数民族的看法而言，克族人是欧洲最宽容的民族之一”，这种说法面对无数显示其空洞不实的事实，实在没有多大意

义。发表这种言论的时候,发言者应当铭记:已有逾35万塞族人被逐出克罗地亚、逃避克罗地亚军队的手无寸铁难民人流长列在逃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途中遭到其他武器残暴无比的轰炸、炮击和射击、其中许多人丧失了生命。据克罗地亚赫尔辛基观察的报告,克罗地亚在西斯拉沃尼亞和克拉伊纳发动军事行动之后,约有2 000名塞族人被杀,其中有500人在西斯拉沃尼亞丧生。决定留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遭到各种形式的压力、威胁和一切方式的歧视,包括肉体消灭。美国驻克罗地亚大使彼得·加尔布雷思1997年2月26日在奥西耶克发表的声明也指出上述情况。他当时表示:美国深切关怀的是,目前在克罗地亚境外有大批拥有克罗地亚国籍或符合取得国籍所有条件的塞族人被禁止返回克罗地亚。

1997年4月4日,联合国前南斯拉夫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伊丽莎白·雷恩女士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指出,现在有许多理由使人严重关切克罗地亚境内不尊重人权的情况。已有事实证明,克拉伊纳的塞族人现在生活在精神极度恐惧的状况下,他们仍然是出于族裔歧异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前南区(克宁)的情势特别严重。在该处,有计划地破坏塞族人财产和对塞族人施加暴力的情事现在仍继续发生。报告指出,越来越多克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来到克拉伊纳,并迁入塞族人房屋。特别报告员正式表示,发现许多克族人强烈反对塞族返乡,使她深感沮丧。

这些陈述可以使人看清克族所称“克族人是欧洲最宽容的民族之一”确实是怎麽一回事。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向克罗地亚建议,签订一系列协定,旨在加强两国间睦邻和稳定关系的法律基础。考虑到特别是在东斯拉沃尼亞、巴拉尼亞和西锡尔米乌姆区域,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的真正问题,以及对现在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避难、来自克罗地亚各地区的逾35万难民安全返乡设置的人为障碍,它建议,两国签订一项关于双重国籍的协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认为,签订这种协定将有助于促进关系和特别是在东斯拉沃尼亞、巴拉尼亞和西锡尔米乌姆区域,有助于增进克罗地亚境内塞族的安全感,而且对希望返回克罗地亚的难民也有好处。为此目的,南斯拉夫联邦共

和国将继续参与双边接触，并密切注意寻求任何其他可采用的途径。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呼吁消除妨害难民自由和有组织地返回其克罗地亚原居地的一切障碍、行政管理和心理政治阻碍。返乡应当同国际社会，主要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欧安组织的参与、协助和监测一同推展。南斯拉夫随时准备直接，或是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双边关系继续推展的框架内，向这两个机构提供适当协助。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它深信，通过难民自由和安全地返乡并向他们的安全提供真正保障，连同国际监测，现在正在该区域创造和促进持久稳定和睦邻关系的条件。

- - - - -